



栽树

老维炯栽了一辈子树，在岗头上栽了一辈子树，也把自己栽在岗头上。

岗是荒岗，高高的，铁样硬的黄泥泥，长草也是稀稀拉拉的，风一吹就枯了、折了。老维炯就在这岗上栽树。

岗头树不好栽，栽上十棵，有两棵活算是好的。老维炯不信这邪，年年栽。老维炯对人说：这岗头原是长树的，不然，咋叫松岗。岗叫松岗，带个松字，让老维炯有了把树栽下去的理由。

老维炯还不带老时，村里老人对他说：什么松不松的，有故事。故事是说曾经有一读书人，四处游历，到了草稀风邪的岗头，大发感慨，挺着瘦瘦的腰杆，大声吁叹：立如一杆松，方站稳。读书人乃被贬官之人，却有好名声。岗因此得名，松岗，立如一杆松的岗头。

年轻的维炯记下了“立如一杆松”，幻想着岗头上立着一杆杆松，铺天盖地的松。

维炯最早在岗头上栽树也就十五六岁。家人们下田干活去了，维炯没事，拖锹上岗头。岗头上有野兔和鸟雀，十五六岁还是玩的年龄。去岗头路上，维炯拣了棵楝树苗，估计是猪拱出的，维炯随手带上。岗头上荒凉，无事的维炯挖坑，坑难挖，铁锹扎进黄土，要费大劲，但维炯还是把坑挖成了，把小楝树栽了下去。黄土是呈粉沫状的，手一扬贴天飞跑人。定根无水，维炯揩揩裤子，撒了泡长尿，亏是大小尿让小楝树喝饱了。

小楝树是松岗上栽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方圆上百亩岗地上的第一棵树。

村人把地看得重，却独独放弃了松岗，水上不去，种啥死啥，荒开了也是白开。松岗就没有管、没人问，百年、千年地荒着。

维炯栽下了一棵树，能活吗？到了初夏，维炯又拖锹上岗，想起春天撒下的一泡长尿，没有多找，小楝树活着，高于尘埃，高于稀拉拉的草，绿绿的，连带着周边比别处绿。维炯大叫：树啊，楝树啊！还想叫什么，维炯知道了。

第二年春天，维炯心中痒痒的，在村庄周边挖了一小堆椿树、榆树、楝树苗，它们都是自生的，和草一样。维炯要到松岗上去栽下它们，维炯心中有了大树林，椿树林、榆树林、楝树林，一应开花飘绿的林。

树栽得艰难，十六七岁的维炯有一把力气，可也闹得一手血泡。树栽下了，维炯的尿有限，提水太远，树的定根水浇得潦草。

维炯很是失望，栽下的树没活几棵，活下的也蔫蔫的，绿得暗淡。维炯开始时不时地对岗上跑了，维炯有了牵挂，好友有那么几棵树活着。活着的树是维炯的庄稼，维炯当了事，当心中的要事。

之后的年份，维炯年年栽树，活上几棵，维炯就高兴，松岗上有树了，松岗开始有新的故事了。

维炯真正大规模在松岗上栽树，是在“包产到户”的日子。维炯包下了松岗，胸口拍得“怦怦”响，让松岗变绿，让一杆杆松真正立起来。

松岗上的树一天天多起来，维炯的腰一天天甸倭下来，不过有了个有趣景象，维炯栽树护树时，身后有了根尾巴，一个半大的男孩子，小仓。

小仓是维炯的儿子，是领养的儿子。维炯被树耽误了，维炯没娶上老婆，到了中年，有好心人给维炯送了个孩子，维炯把孩子养大了，老了能有个依靠。

维炯领着小仓栽树，让小仓把尿撒进小树的根底。维炯摘果子给小仓吃，松岗上有桃有李有梨了，果子先酸后甜，小仓满心喜欢。维炯栽树时就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小仓也要栽植。维炯陪着小仓栽树，陪着小仓修去树的侧枝，然后让小仓摘下果子，送给乡亲们。松岗无围墙，树上的果子一颗没去失过。

小仓长大了，大了有了自己的主张，主张都在栽树上。小仓要栽新的树种，还要把岗下的水引到岗上，定根水，哪有那么多的尿可浇。

老维炯歪着头看小仓，不错，这棵树有料。小仓怎能没料，小仓去外地专门学过栽树，见过世面。小仓底气足，乡村振兴，松岗也要振兴。

老维炯还有个担心事，小仓要栽树和自己一样，一辈子一个人过。可担心多余，松岗林子大了，招来了吱吱喳喳的鸟，鸟们在林子的上空飞，落下了动听的歌谣。歌谣有爱情的，让老维炯脸红。

松岗的事做大了，松岗上立起了一杆杆松。有一天小仓问老维炯：咋想起栽树？老维炯半天才说：立如一杆松，松岗能无松？小仓一头雾水。

老维炯心中说：和农家一样，容不得地空闲着。还有就是干了件事，干着干着就松不了手。好日子来了，地都不会闲着。

有人说，多积德能长寿。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我七伯——韦德兴，是活到97岁时才去世的。在我的印象里，七伯一生中，做了很多积德的事。

我们家住在梅山镇时的1960年，正遭饥荒，家家缺粮，大人们都吃不饱。住在乡下的七伯与几个乡亲从我们老家山里去平贩上来的叶集买私米，从叶集返回、经过我家时，他们在我家生火做饭。饭后，七伯先盛了一碗米饭给我吃，结果惹得另外几个乡亲叽叽咕咕老大不高兴，其中一位还是我姥爷，说：“我们都还没有吃上，你却先盛给人家的小孩吃。”七伯也老大不高兴地说，这是啥话，我们在人家家里烧饭，盛碗饭给我侄儿吃，有啥子大不了的，事，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姥爷他们几个觉得理亏，不再说话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兄妹4人跟着母亲从县城梅山镇下放到的老家三合公社关山大队银冲生产队，虽下放到农村，有点自留地和菜地，还能每年养条猪和一、二十只鸡，生活还是困难得不行。卫生条件也极差，孩子经常生病。大约10岁时，我生了重病，食水都难进，大队医疗室的老医生也治不好，眼看就不行了。七伯二话没说，找队医问我母亲，小孩病好些了吗？母亲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七伯，并对七伯说，他七伯，你能不能帮个忙，把国华送到他爸那里去，叫他爸送到医院好好瞧瞧，不能再拖下去了。家里还有3个孩子，我也走不掉。七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母亲便把我交给了他。县城与我家之间隔着几公里的梅山水库，需要坐渡船，两头搁一块还要步行十几里的路，其中从我们家到鸡关石码头那四、五里全是难走的山路。除了坐船的一个多小时，七伯一步一步不歇歇地把我背到了父亲住的地方，父亲立即将我送到中医院就诊。父亲在梅山公社党委担任宣传委员，只住一小间房子，既住宿又办公，没有做饭的地方，吃食堂，还经常下乡，下乡时社员们都亲切地叫他“韦委员”，工作很忙，又不善于照顾小孩子，就将我送到父亲和母亲的好友毛叔和黄阿姨家里，之后的打针、吃药和生活，就由毛叔和黄阿姨夫妇照料我。父亲不时抽空去看我。经过黄阿姨、毛叔将近一个月的照料，送我打针、给我吃药。经过调理生活，我终于康复了。

我们下放回老家后，住的是三间土墙草顶的屋子。这三间茅草屋，是我爷爷从库区移民搬迁上山后盖的。当时虽然生产队的山上长满大树，建房是可以随便砍伐的，但当过红军的爷爷舍不得砍那些又直又粗的松树，历练那些又弯曲又细的松树砍回来盖屋子，结果屋面架子不平，铺上麦草就鼓凹凹的，很容易因漏水而腐烂，所以每年都要大修一、两

九十岁的老冠对女儿、女婿说，想去一趟他们的舅舅家，也就是老冠的内弟家。老冠内弟也七十大几了。老冠说，见一面少一面。

老冠的身体不错，生活能自理，中餐还能喝个几杯酒，老冠有信心向一百岁奔。

说是想去，老冠实际上是下命令。老冠是军人出身，命令一下必须执行。

老冠女婿驾车，女儿作护卫，老冠的内弟家在湖边，离城近百里的路。

一路好风光，农村早变了样，到处是景。老冠摇开窗户，吸吸鼻子，说：好香，金桂银桂香。说完不吭声，一个劲吸鼻子。秋老熟了，桂花开了，遍地桂花香。

女儿就着父亲的话，指着窗外说：全是桂花树，全是桂花开，真好香。女儿惊喜，倒不全是和父亲说的。

女婿不回头，也向老丈人介绍：环湖大道，是风景大道，湖被城包围了。女婿是公务员了解情况，也很得意，环湖建设者中，他是其中一份子。老冠点头称是，说：好，好，好啊。老冠不简单，十六七岁参军，打过仗，经历过苦日子，功立了一大堆。老冠突然冒了句：新时代山乡巨变了，好，好！

女儿“哈哈”笑：爸不得了，还知道新时代山乡巨变。女儿是个作家，中协把把新时代山乡巨变作为重点创作选题。老冠不理女儿，还是一个劲吸鼻子，吸得有些贪婪。五十里的车程，不久就到了。

老冠的内弟、内弟媳早等在门前，一声姐夫喊，三个老人相拥在了一起。

老冠九十岁，内弟、内弟媳七十多岁，三人岁数加起来二百五十多岁了。银发、银须，泛着银色的光。

老冠的女儿、女婿忙着喊舅舅舅妈，忙着把捎来的礼物向家里搬。

老冠说：好几年没来了。

老冠内弟说：我记着，七年了。

老冠哦了一声，眼睛四处打量。说：变了，变了，都楼房，都别墅了。

内弟拉着老冠的手，说：看看，看看，真是好日子。

内弟告诉老冠，政府为老姓办事，危房翻建了，村庄作了整治，和美乡村了。老冠不停点头，打量了半天，说：好，比城里好。

内弟媳接话，说：姐夫，好就来住，家里房子多，卫生间、自来水、天然气都通。内弟媳说得真诚。

老冠应声答：好，好。老冠知道内弟、内弟媳说的是实话，一抹大房子，也就内弟、内弟媳住着，孩子们奔城里去了。

老冠的女儿、女婿对舅舅家充满了好奇，某种程度还有些向往。舅舅家陷在湖光中，站在门前就能听到涛声，鸟成群结队飞落，花草在湖的润湿里，即便是秋天仍然是葱茏葳蕤。

一阵桂花香传来，老冠不禁又吸了吸鼻子。老冠抬头寻找，瞬间就锁定了高过楼顶的一棵桂花树。桂花树生长在后院里，是丹桂，繁星般的花开满了枝头。

内弟说：昨夜一场雨，桂花全开了。内弟媳说：姐夫，中午做桂花汤圆，你最喜欢。内弟和内弟媳都说得小心翼翼。

老冠移步去了后院，抚摸着桂花树，树算得上是老树了，老树新花，老冠抬起头，正好一粒桂花滴下，滴在了老冠的眼睛上，老冠眼一酸，落泪了。

女儿、女婿见状，递去了纸巾，老冠却不愿擦去挂在眼角的泪。

女儿、女婿都知道，桂花树和母亲有关。十多年前，母亲临去世前留下遗愿，要将城里家中院子的桂花树移去弟舅家，城里拆迁，树保不住了。母亲有一句话没说，老冠最爱吃桂花汤圆，桂花要是丹桂的花，新新鲜鲜的。

心中都明白，内弟、内弟媳、女儿、女婿不挑明，老冠也不说，就是靠着树，任丹桂一粒粒落在头发上，银发开花，朵朵灿烂。

中午吃饭，老冠坚持将饭桌摆在丹桂树下，边赏花边喝酒，边听近在咫尺的湖声。

菜丰富，有湖鱼，有公鸡烧栗子，有新鲜的蔬菜，还有一盆撒着丹桂的汤圆，香气升腾和桂花的香融为一体，它们本就是一体的，汤圆里的丹桂来自于飘香的枝头。

内弟、内弟媳举杯敬老冠酒，老冠举杯，湖风吹来，偶有丹桂飘落，竟一粒粒落进老冠的杯中，酒在杯中涟漪，桂香泛滥。

老冠颤微微地站起来，对着丹桂树，说：我们干杯，干杯。说罢一饮而尽。

老冠醉了，醉了的老冠指着丹桂说：那时桂花少，稀罕，现在遍地桂花开。

内弟、内弟媳、女儿、女婿抬头看花，也见一粒粒桂花落进自己杯中。

老冠走时，对着丹桂说：明年桂花开的时候还有来，桂花汤圆好吃。

湖声四散，捎带着八月桂花香，飘呀飘。

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茶是每日不可离开的。饭后沏上一杯茶，放松一下心情，静神欣赏杯中茶趣，不亦乐乎！

茶叶不同，杯中茶的汤色亦不同。红茶之汤色泽红艳明亮，香气馥郁，滋味浓醇甘甜；绿茶之汤翠绿娇嫩，清澈见底，充满生命活力，望物生津，淡淡幽香；乌龙茶之汤明黄光亮，晶莹剔透，纯香留齿，回味无穷。在轻盈升腾的水雾中观看佳茗，婀娜多姿，美不胜收。茶叶沉浮不定，茶香漂漂缈缈，在空中悄悄弥漫，好似深谷幽兰，若隐若现。用力嗅之，不留痕迹；不经意间，却清香宜人，沁人心脾。茶喝得多了，看久了，便有所悟：茶有“六德”。

一曰“俭素”。《茶经》曰，茶“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居家度日，粗茶淡饭；日常待客，清茶一杯；娶亲会友，茶伴叙情；百姓养生，以茶为要。此皆为茶事的俭朴内涵。古往今来，因茶而兴、因奢而衰的世事映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宋名臣司马光曰：“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在《训子孙》中指出“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以俭治身则身无忧，以俭治家则家常殷，以俭治国则国必兴。

二曰“清洁”。茶叶宜纯，茶汤宜洁，不容浊物浸染。正如唐代韦应物诗云“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茶纯天然，水无杂质，皆不沾污染浊。以纯净山泉浸泡，不仅让茶色碧叶金汤，而且使茶味甘爽入心。人品应如茶品，一要清，耐得住清苦，偿得了清淡，心灵上清纯，交友上清爽，为官时清廉；二要洁，洁身守道，洁己奉公，胸怀淡泊信念，荡去尘世浊物，冰

品茶

陈思炳

清玉洁不染，守住心中净土。

三曰“宁静”。古代，茶禅相融，品茶与坐禅修行的情境，可谓异曲同工。只有环境幽静、心地安宁时，才能品出茶的韵味，悟出茶的意蕴。品茶是融物质与精神于一体的修身养性方式，品茶能让人静下心来，忘了世上宠辱得失、酸甜苦辣，在细嚼慢品中，化去心中的烦躁，洗尽心中的邪念，抛开名缰利锁，淡泊权位财色，尘心渐息，俗气渐消，返璞归真，有种“放怀天地外，得意云水间”的感受。

四曰“醒脑”。品茶不仅让人“静”，还能让人“醒”。《茶诗》曰“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茶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碱，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能够兴奋中枢神经，缓解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当头昏脑胀时，喝杯清醇好茶，便觉神清气爽；当百思不得其解时，一口浓茶入肚，每每顿生灵感；当烦事闹心时，静心慢慢品茶，立解心中块垒。人生在世，常以茶醒脑，不为五音所惑五色所迷，始终保持“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的定力，方能行稳致远。

五曰“历练”。大凡精品之茶，亦需多道工序炼制而成。国家名茶“六安瓜片”的制作过程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叫“拉老火”，原片烘烤中，木炭挤紧排齐，火苗盈尺，竹制茶篮罩烘120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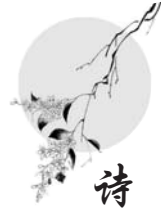
上，每次烘时2秒左右，这是形成六安瓜片优良品质的关键之处。茶叶经过“火”的炼狱，浸泡中还要在沸水中翻腾，才成一杯香气馥郁的佳茗。人才的成长也需要艰苦环境的历练，所谓“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六曰“益寿”。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补充人体维生素的不足；还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减少紫外线辐射对皮肤的损伤，加速肌肤代谢。另外，茶叶有利尿的作用，能够提高肾脏的滤出率，促进尿液排泄。此外，茶叶中的含氟量比较高，能够保护牙齿，预防牙齿龋坏。适当饮茶对人体机能的改善，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毋庸置疑。

茶之“六德”，说明茶已不单纯是一种饮料，还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价值取向，表达了对情感、对生活的态度，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境界。通过品茶，透过茶文化，可以悟到人生真谛，以“茶”为镜，一生受用不尽。



汤青/图 流冰/文



你是一股鲜活的清流
从山巅到山脚
于峡谷
汇成一面镜子
让所有愿意靠近你的事物
都羞愧不如

七伯

韦国华

次屋面。修屋的麦草和芭王草，我们家里有，竹子和小树生产队山上多的是，可以随时砍来用，就是没钱请小工。七伯是修房子的高手，结果他就成了我家常年的义务茅匠(修草房的师傅)。他自带长梯等工具，先把屋面上那些腐烂的麦草扒掉，接着用几根木签叉起那些还没腐烂的麦草，然后塞进、铺平新的麦草，再用一种长方形、上面镶着短圆钉且有沟纹、叫做“爬子”的木制工具，把麦草朝外的根部全部爬平的斜面，好让雨水顺着斜面快速地滴下来，不会在屋面上停留，之后用几排竹子和竹篾将屋草扎结实，以防被风吹起来。屋面修好后，七伯就将稻草厚厚地铺在两边屋面斜坡在上方相交的屋顶，再加上一层我们从山上割来的芭王草，最后用两道黄梨树或者枫阳树压在芭王草之上，同样用竹篾扎牢实，这样才算是彻底完工了。修完屋子，他就被那些腐烂的、被烟熏黑的旧屋草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黢黑的，就像一个穿黑衣服的非洲黑人。七伯给我家修屋子，从来不要分文工钱，我们家不管过他一顿家常便饭而已。

七伯家里有一块政府发的红色木牌子，上面有“光荣烈属”4个字，他的亲哥哥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红军战士，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上世纪七十年代，七伯的大儿子、我八哥光发高中毕业后，七伯让他去解放军部队当了兵，八哥退伍回到家乡，成了关山小学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国家教师。所以七伯家还有一块“光荣军属”的红色牌子。七伯虽然没有当过红军，但他有红军一样的心肠，对乡亲总是厚厚道道的，总能无私地帮助乡里乡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家的乡下，生产方式是很原始的，种庄稼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用水车犁田，犁地就算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了。收了粮食后的加工，也是很原始的。麦子、玉米、荞麦等要用石磨来磨成细面，稻子要用石臼舂去稻壳，或者用槲子磨去稻壳，再用手摇风婆扬去稻壳……因为贫穷，多数人家是冻制不起石磨等粮食加工工具的，我们那6户

子、孙女和外孙还考上了大学，成了大学生。

七伯在我们银冲生产队当队长的时间最长。他当队长时，生产有计划，山上旱地的小麦、玉米、黄豆、红芋、芝麻……山下水田和旱田里的水稻、小麦、玉米、黄豆、荞麦……每年都种得好好的。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他还想法子发展副业，比如烧石灰窑、种茶叶、卖竹子、编矿芭卖等，给队里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社员的工分值。他当队长时，工分值一般在8毛钱上下，最高能达到1块钱。也就是一个男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干活可获10个工分，价值8毛钱左右；女劳动力8工分，价值6毛钱左右。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大别山区，工分值是最高的。而换了其他人当队长，工分值一般都在5毛钱上下，最低的甚至只有3毛钱。

七伯虽然渐渐老了，但到90岁后还能干农活。有一次我和哥哥去他家看望他，八哥和八嫂告诉我们，七伯在幸福冲那边看林场呢，吃住都在那里。

因为七伯对我家有恩，我们家被落实政策、从老家农村搬回县城后，父母每年都让我们兄妹去看望七伯。从我家离开农村到七伯去世这40年来，每年清明我与哥哥回老家上坟祭祖，都要拎上一箱酒去看望七伯，他一辈子喜欢喝酒；两个妹妹有机会也会从城里回老家去看看七伯，给七伯送些吃的、送个红包什么的。

在我们下放老家农村的一、二十年里，正是因为得到了像七伯、七娘这样厚道人家的照顾，我们才度过了那缺吃少穿、生活贫困的艰难岁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终于将她的4个孩子养大成人、完好无损地带回县城，回到父亲的身边，从此我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了。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985541@qq.com